

美神的召唤

徐光荣 著

MEI SHEN
DE ZHAO
HUAN
XU GUANG
RONG ZHU



是 书 名

美 神 的 召 唤

徐光耀 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沈阳

(辽) 新登字第9号

美神的召唤

徐光荣 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崇山中路66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第二印刷厂印刷
沈阳诗潮杂志社同心激光照排中心照排、制版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 字数：250千
1993年2月第1版 1993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责任编辑：刘东杰 封面设计：杜凤宝
责任校对：徐冬青

ISBN 7-5610-2070-8

I·257 定价：5.00元

时代·哲理·艺术

——序徐光荣报告文学集《美神的召唤》

韶 华

新时期以来，我国的报告文学作品，作为文学的一个门类，获得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这些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有如号角和战鼓，呼唤、推动开放改革的大潮；有如“CT”和“B超”，照射着社会的疾瘤，催人治疗和改变着不适应时代要求的陈规积习；有如巨大的画卷，全影式的反映着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有许多报告文学作品，感人肺腑，发人深思，而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广泛关注。徐光荣同志的一系列的报告文学集：《爱神的响箭》、《传神的眼睛》、和长篇报告文学《烹饪大师》，给我们推出了：敢冒风险的企业改革家赵希友、周桂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晓棠、作曲家铁源、人民的好医生潘恩良、著名材料学家师昌绪、体育健将李月久、年愈古稀的农业专家张育明、香港爱国歌星陈美龄，以及众多抗洪抢险英雄……在这本集子中，徐光荣又为我们描绘了：作曲家刘炽、青年演员方青卓、歌词作家胡宏伟、青年歌唱家刘捷、笑星赵本山、奥运会金牌获得者庄晓岩、陈跃玲、高级工程师黄万仪、优秀教师张澍荃、走过曲折道路而始终忠贞不渝的尉

凤英、外科专家蔡林方、敢于闯荡世界市场的韩国强……我之所以开列这些名单，是要说明徐光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系列人物社会、人物世界。这些人物，勇于探索、创新、拼搏的精神，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火车头，是时代的排头兵，是社会的先行者，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脊梁骨。通过对于他们形象的描绘，我们看到了一幅时代的画卷，听到社会前进的脚步声；他们的精神将催促着我们，以更矫健的步伐，向前奋进！

任何时代，要前进，要发展，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都要冲破重重障碍，或者说，都面临着艰巨的斗争。徐光荣所描绘的这些人物也是如此。因为，我们从事的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所走的道路，不是平坦的，而在攀登“珠穆朗玛峰”。如果是比作探险的话，探险就意味着要承担风险，在他们的前进的道路上，一脚踩空，就会坠入万丈深渊，跌得粉身碎骨。今天的开创家，明天就可能变成“罪犯”，比较起来，他们远不如什么事情也不干，什么“错误”也不犯，而一有风吹草动总可以保持批判权利的那些人来得保险。徐光荣没有回避他的主人公们遇到这种艰巨而严峻的矛盾和斗争。他的人物都是在冒着风险的道路上走过来的。

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没有矛盾就没有小说的故事，同样，不写矛盾，就不会有好的报告文学作品。但是，写先进的，写光明的，写好的，很少有提出疑义，而写矛盾的对立面，总会有人“对号入座”，向作者发出种种责难。徐光荣的报告文学，写了矛盾，但他非常恰当地掌握了分寸：给人以鼓舞，以激励，以振奋，又留下诸多思索的余地。

从习惯上说，报告文学是以写事件为主——或者说是以写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为主的。有一些报告文学作品，叙述了事件，也就完成了任务。徐光荣的报告文学作品，写的是人，写的是人生道路，写的是人和人的关系，人们的精神世界。他总是从平凡的事件中，开掘出一种人生的哲理。他对他的主人公们的个人命

运，所走的道路：事业的、友谊的、爱情的、个人和集体，和国家民族的关系的，在困难或风险面前的……描绘，徐光荣从大的、小的，日常生活琐事中，象对一盏灯一样，给我们点拨出一种哲理的光芒，发人深思，给人启迪、催人奋进。这就把报告文学的创作，提到一个新的思想高度和新的水平了。

报告文学作品并不强调塑造人物形象（小说创作则强调这一点）但徐光荣的报告文学，却给我们推出了诸多的人物——各行各业，各色各样的人物。他描写的人物，构成了一个当今社会的群象。他们在错综复杂的生活和斗争中，在前进的道路上，在自己的思想感情中，他们面临的困难、风险、他们的苦恼、欢乐，他们的人生追求，徐光荣的描写，都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既有时代特征，又有鲜明个性。这在当今的报告文学创作中，也是很难得的。

徐光荣是位诗人，他是用诗的语言写报告文学的。即是对一般事件、一般情节、过程的叙述，他也追求诗情画意。他描写人物面貌，叙述事件发展，展示环境、风景，即使那么几句，总让语言发出诗的光泽，且读来有铿锵之韵。这构成了徐光荣报告文学的又一个特色。

报告文学，其中有“报告”，也有“文学”。我们对某些报告文学作品，之所以读来没有味道，就在于“文学”成分太少了。如果用文学的手法、文学语言去写“报告”，写得成功，那就是艺术品。

徐光荣的报告文学作品，在广大读者中，已经很有影响了。我之所以用《时代·哲理·艺术》为题来写这篇序，一方面是徐光荣同志达到了这个高度，也是对他将来的创作，进一步的希望。

1992. 9. 5. 沈阳

目 录

时代·哲理·艺术	韶 华 (1)
——序徐光荣报告文学集《美神的召唤》	
第一辑 美神的召唤	
永恒的魔力	(1)
——记著名作曲家刘炽	
爱情不用眼睛	(41)
——记青年歌唱家刘捷与尚燕乔	
美神的召唤	(52)
——记飞天奖获得者方青卓	
流向大海的小溪	(80)
——胡宏伟剪影	
笑星赵本山	(98)
电影迷与电影大亨	(111)
——金翼奖得主董贵平	
歌星成名之后	(124)

威震世界的关东老虎	(137)
——记奥运会柔道金牌得主庄晓岩	
圆了六十年的金牌梦	(152)
——陈跃玲夺魁记	

第二辑 心灵的火把

祖国，我心中的常青树	(168)
瞄准世界舞台	(176)
鼓荡征帆有清风	(193)
——高柏金剪影	
重归大自然	(204)
——尉风英和她的家	
崛起的雄姿	(209)
——记沈阳风动工具厂厂长高元秀	
烹饪王国的时代骄子	(222)
——记第二届全国烹饪大赛最佳厨师李春祥	
“丐帮”伟业	(238)
人生，燃烧起来	(250)
——记女劳动模范蒋桂珍	
点燃心灵的火把	(258)
强者之歌	(274)
——记断手再植专家蔡林方	
霞漫桑榆	(296)
徐光荣报告文学作品篇目	(305)
徐光荣作品评介篇目	(309)
后记	(312)

日出山城夜挂星，山高水长流。山河破碎地，弃妇何由承。以至知音得于何处寻？前路漫漫不可期。

永恒的魔力

——记著名作曲家刘炽

“刘炽啊！”一个裁缝跌倒破衣裳，含泪向他求救。刘炽蹲下身来，从腰带里掏出一块手帕，擦干了裁缝的眼泪，然后又用那块手帕擦干自己的眼泪。刘炽是位著名的作曲家，他的歌《英雄赞歌》、《我的祖国》、《敖包相会》等，都是传唱大江南北的名曲。然而，刘炽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流浪汉。他出生在山东蓬莱，父亲是位穷书生，家境贫寒，母亲早逝，他从小就过着艰苦的生活。他酷爱音乐，但家境贫寒，根本无法学习。后来，他到北京谋生，当过学徒，做过杂工，还当过乞丐。他唯一的财产就是一把二胡和一把口琴。他每天在大街小巷流浪，靠卖唱为生。他常常在公园里、胡同里、广场上，拉起二胡，唱起歌来。他的歌声优美动听，吸引了许多路人驻足聆听。他虽然穷困潦倒，但内心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希望。

引子 音乐的魔力，带我开始了一次跨越时空的长途跋涉

这是传说？还是事实？十多年来，它搁在我心中，一直狐疑难定——

辽宁南大洼，盘山县城。

电影院正在上映《英雄儿女》。一群农村青年簇拥着一位年过五旬、身材高高的长者来到电影院门口，服务员拦阻道：“电影已开演……”

小青年们七嘴八舌地问她：“你知道你拦的是谁？”

“谁？”服务员不解地瞪圆了双眼。

“他是写《英雄赞歌》的作曲家刘炽！”

服务员看看那位长者，腰板挺直，一手叉腰，那神态似乎在说：“我这个作曲家带几个青年看看这部电影还不行？”

是出于对作曲家的尊重？还是慑于人多势众？服务员让他们进了电影院……

故事发生的背景是“四人帮”倒行逆施的年代，听过这个传说，我曾猜测：这个故事的创作者是在揶揄刘炽这个“反动权威”，讽刺他不能伏首贴耳地听从改造呢？还是怀着敬仰之情称扬他一身傲骨铁骨，执意不肯低下高贵的头呢？

1990年仲夏，我来到刘炽在大连的寓所，在依山傍海的幽静环境里，伴着大海不息的涛声，品着他夫人李容功沏好的绿茶，我们开始一次旷日持久的长谈时，我首先就此发问。

已是六十九岁的刘炽，精神矍铄，他从椅子上弹起来，朗声大笑：“可以明确告诉你，这是杜撰！”说完，他沉吟一会儿补充说：“这个传说，我也有耳闻。抛开他的编造者的初衷不问。我觉得它的确反映了音乐的力量！音乐可以产生永恒的魔力！”

哦，音乐，产生永恒的魔力，列夫·托尔斯泰也曾这样说。

“音乐的魔力，可以使一个人对不能感觉的事有所感觉，对理解不了的事有所理解，对不可能的事一变为可能！”这位以《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著称于世的语言大师持如是说，难怪柴可夫斯基一曲《如歌的行板》，使他落泪赞叹！

恩格斯何尝不是如此！1891年，他首次听过贝多芬的《命运交响乐》后，以难以遏抑的激动心情当即写信给妹妹：“有一件事你是不能与我比的，今天，3月10日星期三，你不能听到贝多芬的《C小调交响曲》，而我能听到，这首交响曲加上《英雄交响曲》就是我最喜欢的作品。”字里行间犹见当年飞扬的神采。

列宁更是感情炽烈。1903年他在给玛·亚·乌里扬诺娃的信中写道：“我不知道有比《热情奏鸣曲》更好的东西……这是绝妙的，人间所没有的音乐。我带着也许是幼稚的夸耀想：人们能创造怎样的奇迹啊！”

音乐激起的非凡共鸣，在中国也古已有之。

钟子期从俞伯牙的琴声中，听得出赋在高山，赋在流水，以至知音钟子期去世后，俞伯牙竟摔琴以谢。

一代诗仙李太白听蜀僧弹琴，痴迷而进入“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的境界。

白乐天是易于动情的，寻阳江舟中妇人弹瑟琶曲，竟使他泪湿青衫。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苏东坡，也是音乐迷，他听友人的洞箫，从慢慢的游音中辨得出“如怨如慕，如泣如诉”……

音乐，有此魔力，以至尼采断言：“没有音乐，生命是一个错误！”

音乐的魔力，永恒，跨越国界。

1989年10月10日，北京展览馆剧场，刘炽创作50年大型作品音乐会——《祖国万岁》在这里举行。

太阳跳出了东海，跳出了东海，
大地一片光彩，一片光彩，
河流停止了咆哮，停止了咆哮，
山岳敞开了胸怀，敞开了胸怀……

圆号、小号、长号、大号奏出了抒情的引子，短笛、长笛、双簧管、大管随即加入，小提琴、中提琴、大贝司、低音贝司的弓弦同时发出柔和的颤音，一曲《祖国颂》在优美的旋律中开始了。整个剧场静极了，只有乐音在回旋，在萦绕……

坐在观众席国家各部委领导和刘炽老战友贺敬之、艾知生、穆青、郑拓彬等人中间的，有一位黄发长髯的外国友人——伊利·赫米维茨，著名的美国钢琴家，他是专程与翻译赶来听音乐会的。舞台上由中央乐团著名指挥家严良堃指挥的庞大交响乐队，一百多人的多声部合唱队，使他神迷。他聆听着，聆听着，发出惊叹：“多么丰富的音乐！多么磅礴的气势！我没有想到中国有这么好的乐队，这么好的合唱团，这么出色的大合唱！……”

这惊叹，恰似二十多年前类似惊叹的重演。

1963年，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首次访华，周恩来总理指名要中央乐团准备为客人演唱《祖国颂》，周总理说：“《祖国颂》是首好歌，它有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

一首歌，蕴含着一个民族的伟大精神，多么崇高的评价。

周总理还点名让刘炽赶写一首《欢迎歌》——《阿布阿萨德》（柬埔寨语）。

富于柬埔寨韵味的《阿布阿萨德》由中央乐团的歌唱家们演唱，西哈努克听得摇首击节，笑眉频展。待到听完《祖国颂》，他连声称赞：“这首合唱曲气魄很大！作者在北京吗？”

周总理笑了，指了指坐在身后的刘炽说：“这首歌和《阿布阿萨德》的作者就在我们后面，他是延安长大的孩子，现在是我们的作曲家。”

西哈努克转过身，向刘炽点点头，双手合十，许久，许久……

“延安长大孩子”，自然是“红小鬼”，红小鬼成了创作50年作品音乐会的主人，50年沧桑变化啊！抗日的烽火，解放战争的硝烟，黄河的惊涛，长城的风云，白山黑水的咆哮，中原大地的锣鼓……刘炽，是怎样走过来的？

新华社在《祖国万岁》音乐会举行的时候，向海内外发出专稿：《一曲祖国颂，半生中华情》；

《睥望》周刊海外版发表专访：《以祖国和人民为主题——访作曲家刘炽》；

《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署名文章：《谱写民族音乐的旋律》

他的好友程云在为他歌曲选写的序言中，回顾他的创作道路后说，他是“继续奔流的河，还在燃烧的火”，却也捎带一句：“刘炽同志不是完人，甚至不是个循规蹈矩的战士。”……啊，刘炽，是一颗闪亮的星？是一株崖畔上高挺的树？还是浮在空中的

一团难解的疑云？是一丛被雾霭围裹的虬枝？

循着音乐的魔力我开始寻找，寻找一位富于传奇色彩的音乐家的足迹，进行了一次跨越时空的长途跋涉……

第一章 联合国档案馆里的照片与海伦·斯诺的回忆

西北高原给人们的印象是强烈的，空旷、渺远、荒凉、光秃秃的丘陵连着丘陵，丘陵让雨水冲刷出的沟壑连着沟壑。

然而，就在这片高原上，却有一座人们仰慕的宝塔山，有一条河水清粼粼的延河。在现代中国史册上，它成为一个“圣地”。

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恢复后，外交部长黄华在联合国的档案库里，发现了一组三十年代以这个圣地为背景的照片，他复制了一套，珍宝似地带回了祖国，交给国务院，转到了中央档案馆。

哦，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在窑洞前的合影；红军大学士兵在宝塔山前高歌；延安抗日民众大会全景……每幅照片都记下了革命历史上一个闪光的瞬间。

咦，这是在干什么？照片上几个红小鬼在比划！他们都是谁？

有人说，这是红军剧社的红小鬼在排练。

于是，档案馆负责人找到刘炽。一场历史性浩劫结束后，他刚刚回到北京，据说他曾是红军剧社的成员。

刘炽捧起了几张珍贵的照片，他的双眸一下子豁亮了！那种被唤起的往昔最美好的记忆，使他的脸颊上象飘过两朵红云那样放出光采。

“这就是我！”刘炽指着其中的一个赤脚的小鬼说。“这是王文

祥！这些都是斯诺《西行漫记》中讲到的延安人民抗日剧社的红小鬼！……”

1937年，爱德加·斯诺夫妇访问延安时，刘炽正是危拱之领导的红军剧团的小演员，他们发现刘炽“已是有主角倾向”的“少年天才”。

海伦·斯诺在她1952年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红尘》中写道：“当我去参观中国人民抗日剧社学校——该社的社员包括演员50人——的时候，宿舍中只住着19个孩子。……剧社中有三个特别有趣的人物：导演赵品三，剧校主任温涛和男童星刘炽，当我第一次专访问剧校时，正式被两个男童星握手相迎：一个惊人聪明的机灵小男童和他的伴儿王文祥。他是一个强壮的长成的大男童，做着校中的班长……”

“刘炽和王文祥两个儿童演员是我夏天的小爱人。他们常来访，坚请我教他们美国式舞蹈，我想不出什么合适的，除了几步踢踏舞原是我曾经一度当做一种运动而试学的。我把这跟我模糊记得的孩子时代舞蹈动课凑合起来，但他们以为这功课非常有味。循着留声机唱片 About Quarter To Nine (《大约八点三刻》) 勤奋地练习。不久，刘炽教其他同学跳踢踏舞，他们着魔得厉害。然而，他们在剧院中的表演都不是一个大成功——鞋底上没有装铁片是一个大原因。”

“刘炽十五岁。他是陕西省银行经理的儿子，受西安事变影响，倾向‘革命’参加那时的东北剧社，于是他在12月25日逃出家庭参加红军剧社。”

“12月9日刘炽与中学学生参加示威，向临潼前进。要求蒋介石不要继续进行内战，组织统一战线。他在示威的前排，当时张学良在路上劝他们回去，因为恐怕蒋介石的宪兵会向他们开枪——两个学生已经受伤，示威是在一种极愤怒的状态之中。就从那时起，刘炽要做一个革命者，而非一个银行家的儿子……”

“他是一个少年天才。剧团里一个受人欢迎的演员。他会模仿无论什么。有一大张小调和小贩叫卖的节目单。那些都是他小时候零星学来的。他演出一节很好的拳术。他在剧院里唱得太多了，他的声音几乎被毁坏，医生们有一个长时期禁止他歌唱来恢复它。他机敏的才智几乎是不可思议的。这是时常使我惊异的地方。

“刘炽已有主角倾向。譬如他不穿规定制服，戴一顶有红星的黑绒便帽……”

1980年海伦·斯诺在她的《七十年代西行漫记》中，以专章《中美友谊——四十二年之后》再次记叙了她对刘炽的记忆与交往，从中我们看到了少年时代刘炽的轮廓。

1937年的延安，不只飞传着抗日前线的信息，不只传着《自然辩证法》、《铁流》、《母亲》，也有似乎不趋时尚的文化生活。

斯诺的扑克牌，不只吸引着独臂将军蔡树藩来打“勒美”，也吸引着邓颖超、贺子珍来学习……

也学跳舞与英语。吴光伟，燕京大学的高材生，是位俊逸超群的女性，舞起来姿态动人，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毛泽东常将她请到窑洞里教授英语……

而刘炽学跳舞是为了演出，他与伙伴从海伦·斯诺那儿学会了踢踏舞是为了登台献艺。但延安舞台的地板是黄土夯成的，他们的鞋是布底的，自然难产生踢踏舞的明快节奏。

刘炽一直感戴他这位舞蹈教师，1987年当海伦·斯诺七十寿辰的时候，他特意写了一首歌曲《我们的朋友海伦·斯诺》献给她。

但有一点海伦·斯诺却记错了。刘炽的父亲刘彭卿不是陕西省银行的经理，他的家庭也并非极其富有。刘彭卿只是一个银行的职员，当刘炽刚上学时，就已是家道中落，他被送进祖居甜水井子西头的三仙庙，帮助打扫拂堂，以此混口饭吃。

而这，恰是刘炽一生与音乐结缘的开始。

从先秦就成为京都的西安是个充满音乐的城市，夏末秋初的傍晚，三人一组鄂郿调艺人边走边唱，常吸引着刘炽去听一段段《刘全进瓜》、《八仙上寿》，他尤其对艺人手上的胡琴、三弦、梆子和铃铛有兴趣。稍大一点他成了学校音乐课的尖子。虽然他的算术常不及格，音乐却总是100分，教师常挑选他去演黎锦辉先生的《月明之夜》、《葡萄仙子》、《乒乓兵》，他还常钻戏园子里去听秦腔、京戏、蒲剧、汉剧，因而，当他进了以古乐闻名的三仙庙后，如鱼得水。

三十年代西安有十七、八家名古乐社，是随唐燕乐流传下来的支系：显密寺，东仓、西仓、香木园、大吉昌、城隍庙……若加上城郊的鼓乐社和以打击乐为主的“打呱社”可超过百家。每逢农历六、七月的十七、十八、十九，是古城西安的民间音乐节日，大街小巷，庙宇广场，一队接一队的乐队，卖力气的演奏演唱，宛若有组织的民间音乐会演。

三仙庙的古乐队是其中的佼佼者。乐队的名艺人富振中，是位以卖油炸糕为生的小商贩，但在古乐界是位德高望重、勇于创新改革的古乐作曲家。他写了十几部类似交响乐性质的大作品，为此受到了古乐界偏于保守的人的猛烈攻击，但这些作品演奏后，却使三仙庙鼓乐队在西安各界大受青睐。刘炽就以富振中为师，很快学会了箫、云锣、全部打击乐器和佛曲领唱。

三仙庙乐队里，有一位笛子师傅王六爷，是西安古乐界笛子权威，刘炽又向他学笛，后来王六爷吹不动了，古乐队就由刘炽笛子领奏。这使刘炽成为古乐队中的“全才”，他踮起脚跟敲打热闹的云锣，张开两臂象会飞的小鸟一样拍打铜钹，又开手指竭尽全力掠全笛孔来领奏笛子……正是这一段经历，使刘炽进入红军剧团就显示出非凡的才艺。

1933年，刘炽十二岁，家境更加贫困，使他不得不放弃学业，考入西安印书馆当上童工。在这里，他从新闻媒介——报纸，从

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中悟到中国大地希望曙光的所在，当西安事变的枪声刚刚响过之后，他从家里偷偷跑出，星夜兼程，步行九十里来到陕西云阳镇，找到了红军。

云阳，这时是红军留守处所在地，来到这一眼望得到头的小镇上，最惹人注目的是穿着灰军装、戴红五角星帽徽的红军战士。刘炽，这初出茅庐的“牛犊”，多么渴望成为一名能拯救人民于水火的红军战士啊！

他如愿以偿。红军留守处处长、前红三军团副参谋长、二十九岁的将军伍修权亲手给刘炽戴上红军帽，发了红军装。从此，刘炽从一个铸字的童工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的一名小战士。

第二章 是缪斯的神护吗？他三次死里逃生

也许命运过早的给贝多芬带来了耳聋与爱情上的屡遭不幸，他在灾祸中学会了坚忍。在《致爱尔杜第伯爵夫人书》中，他写道：“我们这些具有无限精神的有限的人，就是为了痛苦和欢乐而生的，几乎可以这样说：最优秀的人通过痛苦才得到欢乐。”他甚至发出这样倔犟的呐喊：“我要扼住命运咽喉，它决不能使我完全屈服。——噢，能把生命活上千百次真是多美！”

命运也给刘炽带来诸多磨难。他曾三次大难临头。

1966年，在神州大地上开始了一场中华民族历史上空前的悲剧。在那湍急的漩涡中，不论是文学巨擘，还是艺苑新葩，都难免被摧折的命运。刘炽，这位辽宁歌剧院第一副院长，以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漏网大古派，反动学术权威，辽宁歌剧院大染缸黑掌柜，一贯现行反革命五大罪状，被送到辽宁南大荒去“改造”了。

在那段阴暗的日子里，刘炽得到一个讯息，他和另外三十六